



(视觉中国)

■陈志泽

到日出有名的地方,体验太阳喷薄而出的景象,是我多年来的念想。第一次在武夷山实现了,先是看到滔滔云海,终于,东边透出了亮光,太阳洒下了万束金线,云海平静了,浪仓皇地逃遁了,只遗落一些碎片。我不怕强光刺激眼球,凝望良久。

后来到了北戴河,看到的是从海里升起,烧沸了滚滚波涛的红日。再有一次游泰山,记得与同行的泉州文史家林树丹先生穿上租用的棉大衣,冒着寒冷,起大早观赏日出。那是太阳从泰山顶上升起来的境界。太阳仿佛不那么热烈,而光照特别明丽,让我紧紧抓着这个稍纵即逝的难得片刻凝望它的辉煌。

但有一次参加一个会议到马来西亚的檳城,看日出就不太如愿了,东道主安排我们住在临海的富如酒店,说是可以看到海上的日出,不料因为云雾遮蔽,一连两天都看不到……

也许因为外出渐渐少了,这种看日出的机会也就随之减少。但对于另一种更磅礴、更庄严、更瑰丽景象的深情体验,又取代了——这就是凝望升国旗。

我第一次身临其境凝望升国旗是在天安门广场。那一天是元旦,天还没亮,广场上已经人头攒动。大约7时许,升旗仪式举行,解放军军乐团礼号手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,随着一声口令,三军仪仗队护旗编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城楼中央、金水桥,礼兵肃立

在两侧。“向国旗——敬礼!”伴随着响亮的口令,护旗队员和礼兵行礼,礼号手奏响国歌,升旗手高高扬起国旗,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缓缓升起。我目不转睛地凝望,心潮起伏。

凝望升国旗更多的是在电视里。重要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升国旗我都非得从电视里凝望。

在我的目光里,国旗升起来了,国旗荡漾着神州江河湖海的波涛升起来了,负载着祖国山山岭岭的重量升起来了,翻卷着四面八方的春潮升起来了。

我看见,国旗从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的身影里升起,国旗在人山人海中的一双双噙着热泪的眼眸里升起,不由得血脉偾张。有一次,我看见国旗从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老祖母全神贯注的远眺里,从她的孙子——一个骑在父亲脖子上的小毛孩放不下的望远镜前方的云彩里升起,心里特别感动。

有个国庆节,我刚好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探亲。那个夜晚,村民们家家户户不约而同早早地都在收看电视。我看见,国旗就从电视机前男女老少鸦雀无声里,从许许多多这样的一家子齐刷刷注视的神情里,从山旌晃带着香味的袅袅炊烟里升起。

让我们坚信与自豪的是,伟大中国的国旗永远飘扬,哪怕从世界的什么角落飞来什么乌云或雾霭,也要被它拂净。

红艳艳的国旗指向没有止境的天外天,指向十四亿人民至高无上的憧憬与向往,升起,升起……

可以说凝望升国旗已成为我的习惯。这种震撼,这种大美,无可替代。

凝望升国旗,我——一个中国的老人,每一回都觉得这种洗礼洗去了我的衰老与羸弱,每一回都在心里说:我愿将跳动的脉搏应和国旗激荡的飘扬,愿把热血融入国旗永远的鲜红……

米缸里的芒果香

■陈金昌

路边的芒果树又开花了。满树繁花,煞是好看。淡黄色的花细小而密集,簇拥在枝头,远望去便如一片黄云浮在绿叶之上。只不过,几场春雨过后,那些小花便纷纷坠落,铺了一地。

想起了小时候读书的小学,挨着围墙种着一排的芒果树。每到夏天,枝头便挂满了青绿的果子,有鸽蛋大小,在风中摇摇晃晃,引诱着我们这群馋嘴的孩子。

记得有一回,我与三两个小伙伴爬上围墙去摘树上的芒果。我们爬上墙头,伸手去够那最近的果子。阿涛个子最高,攀了一枝下来,我们便争着去抢,终于一人摘有四五五个芒果。那芒果握在手里硬邦邦的,表皮光滑,泛着青白的光。

迫不及待地咬下去,汁水确是有的,但随即一股酸涩直冲脑门,叫人龇牙咧嘴。品尝了一个,剩下的便卷起上衣裹着带回家。母亲见我衣服凸起,问是什么。我只得老实掏出芒果。母亲也不责备,只说:“这还生着呢,吃不得,得大米盖着。”她接过芒果,埋进米缸里,用白米严严实实地盖住。“过几天便熟了。”母亲说。

我日日去揭那米缸看,只见那青芒果渐渐转黄,表皮上渗出些黏腻的汁液来,散发出一种甜香。几天后,母亲将它取出,说可以吃了。此时先前硬邦邦的芒果已变得温软,撕开皮,金黄的果肉泛着蜜糖般的光泽,浓郁的果香扑鼻而来,我迫不及待咬下去,果肉软糯香甜,与当初摘时的酸涩难当判若两物。

芒果树在闽南是极常见的。每年三四月间,枝头便冒出嫩绿的新叶,与老叶的深绿相映成趣。待到春末夏初,树上便开满细碎的小花,引来成群的蜜蜂。那些花儿虽不起眼,却散发着淡淡的甜香,尤其是在雨后,香气被水汽蒸腾起来,弥漫在整个校园里。我们这些孩童,对花开并不在意,只眼巴巴地盼着结果。芒果树结果时,先是小小的青点,渐渐膨大起来。沐浴阳光雨露,果子便一天一个样地长。有时一场暴雨过后,地上就会掉落好些未熟的果子,我们便捡来玩。

芒果树开花结果,自有时节。花开花落,青果熟果,皆循着自然的道理。而我们孩童时的急性子,偏要逆了这时序,自然讨不得好。母亲将青芒果埋入米缸,不过是顺应了它的本性,助它一程罢了。

如今路上随处可见芒果树,芒果熟了,无人摘取,便自行坠落,在地上烂出一个个黄斑。我有时想吃芒果,便去市场上买,已是外皮金黄,可直接食用了,倒也是甜,只是那种甜,终不似小时候记忆中的味道。米缸里的芒果香,终究是再也寻不回了。

回笼觉

■孙道荣

比回锅肉还香的,是回笼觉。

回锅肉的香,香并不在肉本身,而在熟煮之后,又回了锅,再焗,再炒,肉香从而被彻底激发出来,各色佐料的滋味也悉数入了内里。回笼觉的妙处,亦不在睡眠本身,觉其实已经睡得差不多了,并不觉得困乏了,之所以再囫圇眯一会儿,睡个回笼觉,为的是让刚刚苏醒的灵魂再出窍、复回归。在我的家乡,老人们因而又形象地唤回笼觉为“回魂觉”。

回笼觉大致分两种。一种是前一个晚上没睡够,再补一觉。觉没睡好,人就没有精神,做事没有效率,莫如再睡一会儿,把觉补回来,将精神气养足。这种回笼觉,是刚需。另一种回笼觉,则与前一个晚上的睡眠关系不大。前一个晚上的睡眠时间长不长、质量高不高,都不妨碍热爱回笼觉的人,在清晨时分,再睡一个回笼觉。这种回笼觉,才是享受。

小时候,我最喜欢回笼觉。大清早,被娘喊醒,催着去上学。我揉揉眼睛,张着嘴巴,打着哈欠,伸个懒腰,翻个身,咬咬牙,准备起床。没想到,脑袋刚离了枕头,又一头栽了回来,倒头睡着了。有时候,刚做着美梦,被娘唤醒了,心有不甘,回笼觉还能神奇地让我们续上旧梦,枕头上全是美梦流下的哈喇子。待娘盛好了早饭,再来催促,将我从回笼觉中生硬地拽回来,时间也许才过去几分钟。但就是这美妙的几分钟,往往比整夜的睡眠还香。

可见回笼觉的妙处,也不在时长。回笼觉的时间一长,就成了第二次睡眠,醒来反而可能头昏脑涨、腰酸背痛。一个回笼觉,长不过半个时辰,短则三五分钟,足矣。回笼觉的精髓,就在于觉可能已经睡饱了,神清气爽,却还能窝在床上,回个眸,复个盘,还个魂,尽享回笼觉的无穷乐趣。

半夜被一泡尿憋醒,或被一场噩梦惊醒,又或被炸雷或夜猫子的叫

春声吵醒,再次回到床榻,辗转反侧,又重回梦乡,这不是回笼觉,充其量这是被打断的睡眠,又被接续上了。有人早起之后,牙也刷了,脸也洗了,衣服也穿戴整齐了,且忙了一大圈事情,待手脚闲下来了,无事可做了,或睡意又忽然袭来了,这才又懒洋洋地回到床上,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,这也算不得回笼觉,它其实是补觉,与午睡一样,是还睡眠的欠账。

真正惬意的回笼觉,必在清晨时分,必是睡饱了睡足了睡够了,自然地醒来,但因为是周末,或假期,总之是不必火烧火燎地起床赶时间,可以随性地赖在床上,可以翻身起床,却也可以有一万个理由赖在床上。唯此一刻,头粘在枕上,恍恍惚惚间,似睡非睡、似醒非醒地重回温柔乡,这才是回笼觉的本意,是回笼觉的精髓。

回笼一觉,妙在回笼,妙在入味,妙在自在灵动。待我从回笼觉中醒来,我自神清气爽,清醒地回到人间,为生活打拼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